宋元學案

靜明寶峯學案表

- 陳苑（慈湖曾潭續傳、象山四傳）
  - 祝蕃
    - 危素
  - 李存
    - 何琛
    - 張翥
    - 涂幾
      - 附鄒矩
    - 張率
    - 王珽
    - 徐震
    - 上官岊
    - 李絅

劉禮

危素見上蕃遠門人

舒衍

吳謙

曾振宗

閔甲

趙偕

節齋孫

慈湖三傳

象山四傳

陳麟

桂彥良

從子宗儒

從子宗蕃

烏本良

烏斯道

子熙

向　謌　子樸
李　善
羅　拱
方　原
王　桓
葉　心
李　恒
鄭原殷
馮文榮
王　眞
顧　寧

羅木

翁旭

洪璋

徐君道

方觀

裘善緝

翁昉

罗仁

王愼

董惠

王灌

時觀
王約

高克柔
顧勳
王直
裘重
周士樞
鄭愼
茅前生
胡舜谷——李孝謙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桂烏講友

並寶峯講友

楊芮別見慈湖學案

寶峯學侶

宋元學案卷九十三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補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靜明寶峯學案

祖望謹案徑畈歿而陸學衰石塘胡氏雖由朱而入陸未能振也中興之者江西有靜明浙東有寶峯述靜明寶峯學案梓材案是卷序錄原底作陳趙二先生學案又案黃氏本金溪續傳靜明與門人祁李二先生並附金溪學案自謝山始以靜明寶峯別爲學案

楊傅續傳象山四傳

隱君陳靜明先生苑

陳苑字立大江西上饒人也人稱爲靜明先生幼業儒不隨世碌碌嘗有授以金丹術者弗之信既得陸象山書讀之喜曰此豈不足以致吾知邪又豈不足以力吾行邪而他求邪于是盡求其書及其門人如楊敬仲傅子淵袁廣微錢子是陳和仲周可象所著經學等書讀之益喜（雲濠案梨洲原傳作所著易書詩春秋禮孝經論孟等書）益知益行或病其違世所尙答曰理則然耳是時科舉方用朱子之學聞先生說者譏非之毀短之又甚者求欲中之而先生誓以死不悔一洗訓詁支離之習從之遊者往往有省由是人始知陸氏學先生平剛方正大于人情物理靡不通練强禦無所畏奸慝無所逃浮沈里巷之間而毅然以昌明古道爲己任困苦終其身而拳拳于學術異同之辨無十金之產一命之貴而有

憂天下後世之心人之所是不苟是也人之所非不苟非也其高弟子曰祝蕃李存舒衍吳謙所稱江東四先生者也先生之卒祝蕃狀其行甚詳今不傳雲濠案原傳云至順元年卒年七十五元儒[illegible]調停朱陸之間后塘由朱入陸師山由陸入朱若鵝信而同守以嗣槐堂之緒靜明寶峯而已修

宗羲案陸氏之學流于浙東而江右反衰矣至于有元許衡趙復以朱氏學倡于北方故士人但知有朱氏耳然實非能知朱氏也不過以科目爲資不得不從事焉則無肯道陸學者亦復何怪陳靜明乃能獨得于殘編斷簡之中興起斯人豈非豪傑之士哉

隱君趙寶峯先生偕

趙偕字子永忠惠公與懽後慈溪人也學者稱爲寶峯先生志尙敦實不事矯飾嘗習舉業曰是富貴之梯非身心之益也棄不治及讀慈湖遺書恭默自省有見于萬象森羅渾爲一體吾道一貫之意曰道在是矣何他求爲乃確然自信三代之治可復而百家之說可一也遂隱于大寶山之麓其鄉之秀烏本良輩皆從之日舉遺經之言以裁狂簡或勸之仕曰吾故宋宗子也非不欲仕但不可仕且今亦非行道之時也然嘗謂孔子以道設教而未嘗一日心忘天下故雖處山林時有憂世之色慈令陳文昭執經請業行弟子禮先生以治民事宜告之文昭以是得慈民心嘗因馬易之人大都以聲色危素曰曏昔所言聖賢

治務可行否邪元之亂也方國珍據浙東逼先生仕不起遺文有寶雲堂集以兵火不完嘉靖間其後人文華集爲二卷先生之學以靜虛爲宗然其墮于禪門者則固慈湖之餘習要其立身行己自可師也補

梓材謹案謝山與鄭南谿論明儒學案事目云楊文元公之學明初傳之者尚盛其在吾鄉桂文裕公彥良烏先生春風向獻縣樸其著也是爲慈湖四傳之世嫡宜補入遜志學案之前蓋謝山又有意修補明儒而未暇每于宋元儒之末補而附之且所謂四傳世嫡皆在寶峯之門亦可見寶峯之爲三傳矣

寶雲堂集

凡日夜六爲若恐迷復則于夙興入夜之時宜靜坐以凝神

祖望謹案靜坐本于延平而寶峯尤主之然近于禪非延

平宗旨

凡日夜靜坐之後若卽寢席無非此道若非此道不卽寢席庶不失雖寢而不寢之妙

凡得此道融化之後不可放逸所寶者清泰之妙猶恐散失宜靜坐以安之

凡除合應用之事外必入齋莊之所靜坐

凡行往坐臥雖未能精一亦必有事焉雖應酬交錯之間未能無間斷勿忘可也 以上示葉伯奇

人苟不大明堯舜之道卽百姓日用之心豈能深信唐虞三代之政可以行于今日 代李元善贈友

萬物有存亡道心無生死 題修永齋

人無困必自然安有意于安便不安人無動靜自然閒有意于

閒便不閒安閒吟

祖望謹案無動靜之說陷于異端不如無固必之爲粹也

治縣權宜 爲陳令文昭作

末世處至難仕之時爲至難治之事不勝掣肘上下左右無非陷吾于不義者所幸山林閒通今達古者不少宜每日平明到縣治事畢抽暇時往學宮會集賢士從容講明政事得失人物善惡及將諸簿所書討論是否從公議定庶幾學校有資于政事政事實出于學校不致虛文且親君子之時多親小人之時少雖不長坐縣廷其功多矣

言路不開由于不喜聞過則吏民之諛佞者得以肆其奸邪豈惟絕君子之來路且爲小人匿過之窟果喜聞過則納忠者衆

非惟事之錯者得以改正其奸吏邪民罔我之罪亦不可匿孔王不足畏矣今宜置一簿記己過詢同寮及吏貼乃至鄉都里正儒釋道人有公論者用木櫃封固置學堂俾進言者實封投于櫃五日一啟請至公無私之人共爲考校吾過果實勇改不吝對衆責己謝過然後究問吏貼之罪

今各房司吏俸祿甚薄不足以養廉各房貼書全無俸祿以代其耕不得不行詐徇私以爲生計夫以吾塊然一君子處于羣小人之中無所見聞何以行事宜訪求忠直之士以爲耳目但忠直之士或有避嫌疑利害不敢盡言者故必稽于衆使不出于一人之口嫌疑不生則忠直者可以盡言矣

寮佐洎各吏吾股肱也而今無非掣吾肘者是用禮請各都開

知禮識字里正每半月輪流在縣潔一舍致敬以延之每日所行公事各之以行如其所未通未知則俾轉問高見之人然各里正既無祿養又有奔走之責凡有科差宜量優恤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非惟吏卒恭謹不敢放逸抑且此心靜明可燭是非

從上隨俗則道廢違上戾俗則身危不忠而佞固不可不敬而傲亦不可

御吏民以禮必使整而不譁各吏進退有規矩止立必端方民之詞訴者亦然各吏有失禮節者以簿書之半月一考違者罰責庶幾公庭嚴肅諸事井井抑且吾心靜正可燭是非

于其言不可有枋

各房事各道一簿責有所歸

學校以明人倫今之學校雖徇虛文然天秩天敘人心所不磨滅而學校非能家至戶到宜先體察各都鄙某人于人倫正某人于人倫未正悉知其姓名各以一簿書之雖不能如古者彰善癉惡之意官其善以化其惡而竊取其意以施行善者以禮獎之或有過誤及有官事量情優恤有不然者責任各主社俾逐一教訓果能改過不吝亦書于彰善簿如不從者里正諭以利害或俾到學校聽提調學校官教戒再三猶未率化則俾執役以恥之更或怙終以嚴其刑罰懲一戒百誠能使其天属之愛頓興良心所本何止一縣四方有興起者此謂要道且足使無訟若待其有訟縱斷之不失已乖和氣不教而刑何以感動

人心乎

凡行刑罰不作好惡惟義所在

考貧富以均賦役

置何銷簿以憑檢閱不致忘失

聽言信行古人所戒今庶人在官者無厚祿以代耕不得不外假公論內懷私欲以為生計又況吾未免有好惡之偏未能全無玩人之病難憑一時辭色處決宜置一簿勤察其所行而書之以資去取

今有司凡有所告不實者惟不受其狀而不究治其誣官之罪以致妄告甚多此風甚不可長各都體勘公事里正不畏罪責不行從實回報而有司于發落各都體勘之事竟不問其回報

結絕有始無終反爲吏貼及里正循私賣弄以致妄告者日甚一日今凡有告訴除所告至明至實者即與受狀外立一杜妄告簿凡疑似者盡入之以備吾靜中參詳責令近上里正正身多方體勘從實回報如虛重治誑官之罪里正不從實體勘者同罪自然可息

以上各項權宜合用十簿書其名有十一日願聞過二日採公論三日謹禮節四日彰善五日癉惡六日均賦役七日考吏行八日考卒行九日杜妄告十日識句銷夫拘于今世之選法竊行上古之遺意豈不難哉既限資格又無久任又不俾各辟其屬況無重祿以勸士及庶人在官者無足以代其耕乃欲行所不可行責人于所不可責雖竭力從事小有可觀然豈足以展

盛德之治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君子必有定見矣

祖望謹案先生有與許尹書大意畧同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寶雲堂集治縣權宜外凡十一條今以其識李可道事一條移入可道傳後又示子弟二條其一移入象山學案其一移入慈湖學案

寶峯講友

時是齋先生覲

時覲字子中慈溪人至正二十六年與王子復祭寶峯文曰子復王約先妣之姪也時覲髫年同窗之友也又言翺翔乎山水之間而同登楊夫子之門牆獲覽聖書忽覩自己光明正大咸自知其非云參寶雲堂集附錄

梓材謹案先生號是齋見烏春草文集

布衣王相山先生約

王約字子復慈溪人也于寶峯為中表兄弟同事慈湖之學以布衣終其緒言畧見于祭寶峯文補

寶峯學侶

徵君楊小隱先生芮別見慈湖學案

靜明門人象山五傳

經歷祝蕃遠先生蕃

祝蕃字蕃遠玉山人也又從貴溪從遊靜明最早稍長頗不羈已而感悔復從焉痛自刻厲久而有省大喜大信曰吾無隱乎爾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敎也自是斯須不廢內觀篤于陸氏本心之學凡江西之士有志者先生卽引而登之雲濠案黎洲原傳云

因購陸氏師友遺書特鈔廣傳期以發明此道朋友知向慕者拔之共進得一善躍然如出諸己靜明之門一時推爲都講其事師尤謹以茂才異等薦校口州高節書院山長重修象山講堂帥同志舍菜焉求文安之後而資給之且爲之娶累遷至饒州教授雲濠案原傳云以易中鄉舉授饒州南溪書院山長調集慶學正未幾湖廣平章賞住辟之蘇參政天爵一見器之海北憲使卜咱兒以罪徙厚賄求徙近地拒之播州宣慰入朝謝其贄曰非所以懷遠人也尋遷潯州總管經歷以同知保童殺不辜請于帥推問鞫訊藤州保童以賂遷延不即赴辯卒緣赦免而先生卒于邸舍先生雄于文今遺集不傳靜明高座四子首推蕃遠始及仲公而遺集一傳一否則命也修

徵君李俟庵先生存附門人何琛

李存字明遠一字仲公安仁人也學者稱爲俟菴先生生有異稟弱冠慕古人謂無所不通之爲大儒者慨然于天文地理醫藥卜筮道家法家浮屠諸名家之書皆致心焉又學爲古文詞事親以孝撫其亡兄之子以慈資其孀妹以及其孤一日友舒衍語以所聞于靜明者未之信也衍固要之乃往請益靜明告曰無多言心虛而口實耳未契復往請之靜明告曰無多言心恆虛而口恆實耳于是夙夜省察始信力行之難惟日孜孜究明本心焚其所著書內外十一篇曰無使誤天下後世也嘗一應科舉不利卽爲隱居計從遊者滿齋舍守令禮爲經師且主試事三以高蹈邱園薦中丞御史等交章請召之著作郎李孝光舉以自代宰相將處以翰林不果葺講堂曰竹莊恆語學者

曰聖賢之立言垂訓以先覺覺後覺此豈口耳句讀之事正學不明人心日入于偷甚可懼也微陳子吾其終爲小人之歸矣或請學文則曰唐虞所有之言三代可以不言三代所有之言漢唐可以不言未有六經此理無隱前聖特形容之而已惡能有所增損昧于理道而韡光兒炫尚得謂之文乎先生神古顏淸衣冠言笑不苟憂世之意見諸眉睫謙恭和易與物無競雖童豎皆望而敬之危素嘗問心之官則思何思也曰思其本無俟于思者爾俄而兵起門人何琛迎之臨川二年而卒所著有俟庵集修○雲濠案俟庵集詩十一卷文十九卷合三十卷先生子卓所編

俟庵文集補

人心積衰風俗大壞父詐其子夫欺其妻藻飾筆舌者謂之多

才組雜術數者謂之適用分章釋句者謂之至敎密文深察者謂之至治嗚呼尚志之士欲堯舜吾君民者亦烏得無情哉且獸焉而不失其良能者馬之乘牛之服犬之守猫之捕也至偶有失其性而曠職者則皆知棄之然亦千萬中無一二者人亦失其所以爲人擧安之而弗惜其非則是獸之弗若也不亦重可悲乎

理之根天人心者亦何嘗一日泯絶而非學則不能以自明學之不絶如綫者賴遺經而經之義蕪于訓詁近世尤盛比得純庵周先生論語解始知有飭身之學然卒不得其要領者十餘年今方稍有自得之實無所可疑戴天履地有死無二心以上上陳先生書

謂伊周之業孔孟之學可行于古而不可行于今則自爲申韓可也自爲黃老可也義不當含糊假借其名以徒爲進取之資若曰言其言不可心其心則豈言行相顧之義哉

此心苟得其正則所謂書者此心之行事詩者此心之詠歌易者此心之變化春秋者此心之是非禮者此心之周旋中節至孝友睦婣任卹皆此心之推也

疲精神于文藝之末縱使幸而獲選弱者爲羣逐隊拱手署紙尾持祿保位而已强者爲驕爲亢爲奮螳螂之臂以當車轍而不足以立事功其高爲納履爲挂冠而已耳

此心之靈不可欺　以上俱與友人書

分教成均但當竭盡此誠勤勤懇懇告之以忠孝使自敬其身

無自暴自棄縱彼不信不聽而吾之誠不改不移人心皆蘇夫豈無萬一感悟任他千思百怪我只是一箇至誠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能爲能不能爲不能莫相陵駕莫相欺詐亦是心逸日休古今天下惟至誠感人深咸卦六爻皆無大吉以此見感人之難纔有一毫私意便不足以感人上事天子下接臧獲臨難死生之際皆當如此以上與危太樸

士逾月而葬喪禮稱家有無遊貧賤求富貴此後世術家之說與張孟循

舒先生衍

舒衍字仲昌安仁人也不詳其顛末李仲公曰存生三十有三

年雖稍涉古經史傳記而未知所以道夫人者果何爲徒竊取

糟粕以修飾其淺陋妄誕之言侈然而談囂然而居弗之省也

戊申友人舒衍謂存曰吾疇昔是子之學近以覩蕃之言從陳

先生遊而後知子之所學未屑也焦心竭神蔽亦甚矣若不改

圖則將誤惑其身不惟誤惑其身必將誤惑于天下後世之人

存心竊笑之他日復言復笑之累數十不已雖疑焉然朝諾而

夕忘之既而共宿攬寢衣言曰相人者謂子不年苟無聞以死

傷哉至道所在人固未易信也然譬之涉吾嘗先之矣遂大疑

早夜以思至感泣然終恥下于人壬子之夏始登先生之門然

猶以欲遂所請跪起揖拜憊且忿焉雖語之弗領秋復來始稍

知所致力明年遂大信觀仲公之自述而知先生聞道之早矣

補

吳先生謙

吳謙字尊光安仁人也不詳其顛末而與祝李齊名簞瓢陋巷以道自安其母故文安四世孫女先生可謂克紹外家之學者矣補

宗義案祝蓄李存舒衍吳尊光志同而行合人號江東四先生皆出于陳氏金溪之道爲之一光是故學術之在今古患其未醇不患其不傳苟醇矣雖昏蝕壞爛之以一人提唱皦然便如青天白日所謂此心此理之同也

曾先生振宗

曾振宗字子翼安仁人也善治家里中𥳑學舒衍吳謙皆在其

賓席先生因之以登靜明之門嘗携僕取貨于市歸至中途僕告以誤多得貨即詬而還之或有留貨而去者偶遺其貨于道先生復與之貨而不取直莊戶輸租已去會其數有羸呼而還之嘗手書易經一卷佩之山厓水滸休息之際必出而誦夜則孤燈危坐揭卦畫于前而觀象玩辭焉一日忽告同志者曰予于易頗有得應事接物一本于此又曰萬物皆備之旨今渙然矣其寢疾也拱手而卧舒衍過問之曰吾心淡然無異平時次日盥洗而逝補

學長閔先生甲

閔甲字仲魯理懷人也遊于靜明之門後居揚州仲公稱其神清以夷質方以正談經率詳明敷暢使聽者鄙吝俱消云金陵

帥聘之主學宮從遊者甚眾補

寶峯門人　慈湖四傳

祕監陳文昭先生麟

陳麟字文昭温州人也以進士爲慈溪縣尹慈有趙寶峯者私淑楊文元公之學講道山中先生從之北面問難尤邃于易其爲吏善通下情自薦紳先生寓公以至父老時時咨訪因以得境內一切隱伏事以相參考又放古爲缿筩庋中而穴其上置諸庭令民有所欲言投書其中而削其主名由是縣大小事無不周知而胥吏輩不敢逞其奸大嵐三女峯歲貢茶所謂十二雷者也有司緣爲蠹先生計其常額平價市之山中之民以蘇鳴鶴鄉有界塘與姚江接每霖潦江水大至塘輒潰鳴鶴爲壑

先生于塘五尺外樓木籠竹加之土而甃以石自是無水患轉運司禁瀕海之私鬻鹽者杖而釱足以徒先生言于司聽民相貿易高士大隱楊先生墓在南山歲久夷其封先生正其塋域植碣表之尤以敎化爲重慈溪之民漸至有恥且格說者以爲自來慈溪第一循吏于是沿海被兵山澤之間亦竊起先生與紹興路錄事司達魯花赤邁里古思同知餘姚州事禿堅皆練民爲兵以保障境內凡盜起輒誅之民賴以安有詔陞權浙東副元帥仍領慈溪而方國珍已盡破昌國奉化入鄞使人要先生相見先生欲拒之歎曰吾不忍危其民單騎入謁勸以勤王國珍留之不遣或說先生潛歸自守先生念力不能抗卽散其兵國珍意欲臣之以兵脅之先生正色責曰吾不欲以兩虎相

闕使民塗炭故隻身來殺我非勇也國珍媿謝過然終具之置之海上之岱山先生卽自稱足疾扶杖著道士冠服治田葺園種牧自給國珍時時遣人偵之以爲眞廢乃不復加害海上故有岱山書院先生重興之與山中子弟講學行鄉飲酒禮父老因名其臺曰陳公臺沿海諸山曾長劫掠獨相戒曰勿登此山恐驚陳公朝廷方以尙書貢師泰督理閩中鹽賦以先生爲戶部主事副之尋命知瑞安州國珍留之不遣擴廓亦聞先生名承制授祕書監丞參其軍亦不赴也凡拘海上者十年移入鄞又三年而國珍亡乃南遊閩中竟卒于閩君子哀之補

文裕桂淸溪先生彥良

桂彥良名德稱以字行號淸溪慈溪人梓材案儒林錄先生故慶元府判蘂同子也生

之夕火光如流星毋謂不祥秉勿育桂氏嗣而子之故從桂姓元鄉貢進士爲包山書院山長
改平江路學教授罷歸張士誠方國珍交辟不就洪武閒徵詣
公車奏對授太子正字帝嘗出御製詩先生就帝前誦聲徹殿
外左右驚愕帝嘉其樸誠因從容奏曰帝王之學具載于經典
謨訓誥願留聖意詩非所急也帝深然之帝嘗從容問曰人有
過如何先生對曰過雖聖賢不能免勿憚改者君子之道也又
問仁者有惡乎先生對曰孔子言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仁者
之心無私故好惡得其正帝大喜時選國子生蔣學等爲給事
中舉人張唯等爲編修肄業文華堂命先生及宋濂孔克表爲
之師先生荷帝知遇知無不言每侍帝必以二帝三王爲本而
折衷于孔孟要以明聖學格君心爲務至于歷代治忽啟迪不

倦誠意懇至凡所言無一不當帝心至書其語揭便殿復謂諸大臣曰此彥良與朕論至于此汝等宜親炙儒者遷晉王府右傅帝親爲文賜之先生入謝帝曰江南儒者惟卿一人對曰臣不如宋濂劉基帝曰濂文人耳基峻隘不如卿也先生至晉與格心圖獻王後更王府官制改左長史朝京師上萬世太平治要十二策帝曰彥良所陳通達事體有裨治道世謂儒者泥古不通今若彥良可謂通儒矣既而請告歸卒追諡文裕梓材案前明有應諡名臣錄先生與爲文裕疑是私諡先生在鄉里與王子復論學以存心養性爲本教子弟必先以孝弟忠信與人交久而益敬所著有清節集清溪集山西集拄笏集老拙集參慈溪脩志

雲濠謹案謝山橫溪南山書院記曰吾鄉之學朱陸二派並行而明初如桂王傅清溪爲高士春風向獻縣遵傅皆出實峯趙氏之傳宗主慈湖是先生爲趙氏門人之證

烏春風先生本良

烏本良字性善慈溪人少好學與弟斯道自相師友窮經博史精詩詞及書法隱然爲一邑望父歿家貧無以養母時斯道方弱冠季弟二女弟二俱髫齔仰給先生乃去而授徒錢塘日與秋雲徐先生衆仲陳先生講磨今古業日益廣時杭之大家願以女妻之先生曰吾本爲母與弟衣食之謀未遂何暇及婚事後俟二弟稍長遣嫁二女弟畢始婚人用是高之邑有王相山趙寶峯時子中三先生得慈湖遺書究明心學先生與其弟從而講貫悉盡棄舉子業學焉謂如在春風中即以春風名其齋人稱爲春風先生參天啟慈溪志

縣令烏春草先生斯道附子熙

烏斯道字繼善春風之弟號春草齋文尚體要尤長于詩興寄高遠而淸灑出塵一掃元人過巧之弊宋景濂題之曰春草之作俊潔如明月珠泂湧如春江濤與兄齊名故時稱二烏尤精書法明初用薦起爲永新令有惠政所著有秋吟稾有春草集行世子熙字緝之亦以詩文擅名同上

隱君向樂齋先生壽

向壽字樂中慈溪人學者稱爲樂齋先生生而靜愨八歲喪母哀痛劇深稍長精思力學至忘寢食宗慈湖爲趙寶峯門人與同邑王相山時子中講學湖上攻治身明道之學絕意仕進嘗稱先文簡以來家世宋臣恥事元有張子房不忍忘韓之意尤多所著述每論爲政之要則畧漢唐而本三代有從政章十一

篇行于世年八十忽遘疾易簀起坐進子樸命之曰丈夫仕不忠君危不授命所學何事也言畢而逝後樸靖難就義皆先生有以啟之同上

李先生善

李善字元善東平人也遊慈溪講學寶峯之門遭亂遂不歸雲案吾邑天啟志先生父灝仕元爲三山巡檢遂家焉先生著有崇陽稾人雖侮之不怨也每言三代之政可以施于今日絕無高遠難行補

祖望謹案寶峯嘗謂元善因大士觀音解脫之訓如脫桎梏見闤闠融無有分隔不勝悅懌則其爲異學甚矣何以行三代之政乎

羅常明先生拱

羅拱字彥威慈之杜湖人也實峯爲作常明齋銘因稱常明子補

方先生原

方原字景淵慈之杜湖人也其母翁氏苦節學于實峯之門與羅彥威齊名補

縣令王明白先生桓

王桓字彥貞慈谿人從實峯遊洪武中以通經學古薦于朝太祖召見便殿問先生處鄉里好惡何如對曰臣處鄉里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一言稱旨上呼爲老學士命與尙書魏杞山錢惟明學士宋景濂講論治道踰年授國子學正未幾知河南盧氏縣先生感上知遇殫心厥職臨政無怠惰日常至閭閻問教

耕勸織相語如家人父子民有兄弟相鬩而訟者先生自責曰教化不明彝倫斁壞長民者之過也民何罪焉遂逝日不坐[illegible]事民乃自悔求責兄弟遂相和合民益信之上方向用而先生已有退志遂致仕歸先是先生家居鄉人有不平事無大小咸取决于先生遂稱爲明白先生所著有明白先生集藏于家參天啟慈溪志

葉先生心

葉心字伯奇慈溪人實峯教以靜坐補

雲濠謹案寶雲堂集有送葉伯奇入官詩

李先生恒

李恒字可道慈溪人實峯謂其聞蛙聲而悟補

附錄

寶峯識李可道事曰可道日閒靜觀已見虛明之妙但閉目及夜閒則不如是終二而不一忽夜悟蛙聲無際皆在目中前後晝夜虛明混融自然而然非意識所能及

祖望謹案此純乎禪矣

鄭先生原般

鄭原般

馮先生文榮

馮文榮

王先生員

王員

顧先生寧

顧寧

羅先生本

羅本

梓材謹案戴九靈集書畫譜集詩序言沈郁程之友羅彥直氏羅先生珙字彥威則彥直蓋先生之字也

翁先生旭

翁旭

洪先生璋

洪璋

徐先生君道

徐君道

方先生觀

方觀

裘先生曾緝

裘曾緝

翁先生昉

翁昉

岑先生仁

岑仁

王先生愼

王愼

董先生恵

童惠

王先生權

王權

高先生克柔

高克柔

顧先生勳

顧勳

雲[illegible]謹米賓雲堂集有黄峯題顧宏可梅花詩疑是先生

王先生直

王直

裘先生重

裘董

周先生士樞

周士樞

鄭先生愼

鄭愼

茅先生甫生

茅甫生

梓材謹案寶雲堂集附載門人祭寶峯先生文自烏春風本目以至先生共三十一人謝山學案標目並列之大約慈產居多

梓烏講友

縣令胡仲子先生舜咨

胡舜咨字仲子會稽人嘗隨父宦遊于慈以邑名三孝鄉又有倡道者楊文元公遂定居靈山之曲水先生學博才贍工于詩所與遊者金華戴良蛟川丁鶴年邑人烏斯道桂彥良率皆諸名士洪武初與彥良並以賢良文學徵拜燕王傅尋除儀眞令歸而教授子弟與賓客酌酒賦詩間挾二三子甛山石閒參寧波府志

蕃遠門人象山六傳

承旨危雲林先生素

危素字太樸一字雲林金溪人也學于祝蕃遠之門稱高座其詩業而退也蕃遠必目送之謂侍者曰他日能傳吾道而行之者其斯人也夫亦學于李仲公所以待之者如蕃遠先生在元

累官承旨國亡將殉難不果入仕于明亦官學士謫居和陽以卒君子惜之補

謝山跋危學士雲林集曰竹垞撰貝清江集題學士晚年未嘗銜命守祠特以其子於幰敎授安慶好事者遂附會之宋濳溪銘學士墓稱洪武三年冬監察御史王著等劾公亡國之臣不宜用公坐免詔出居和州閱再歲卒當時北平故官豈止學士一人在朝臺臣何以獨見掊擊其爲仰體當宁之旨明矣學士以國史不死固昧于輕重之義然其出累朝實錄于刀劍倉皇之下功亦不小乃史局既開並未聞有一人過而問者可以想見是時當宁昏昧之衰黯然無色所以濳溪又有春秋既高雅志不仕之語

敎授名杕亦見潜溪銘中淸江集作於憓或是其字再跋曰學士嘗受業于草廬及予讀胡仲子集乃知其又爲祝先生蕃遠高弟則學士之于槐堂其統緒固不自一家也仲子稱蕃遠遇事不顧利害與人開心見誠所至以講學爲己任指授有師法尤屬意學士與之語或終夕不寐去輒目送之以爲與吾敎者必若人也蓋學士爲其師友所期如此予又見學士撰李先生仲公集序亦稱學生嗚呼學士徧請業于其鄉之碩儒而大節卒不克自持得無言有餘而行不足乎蕃遠之所期于學士者虛矣

俟庵門人

承旨張蛻庵先生翥

張翥字仲舉晉寧人也少時負其才儁豪放不羈好蹴踘喜音樂不以家業屑意其父以爲憂先生一旦翻然曰大人勿憂兒易業矣因謝客閉門讀書晝夜不倦受業于江東大儒李存先生得其道德性命之說薄遊揚州學者及門甚衆至元末以隱逸薦至正初召爲國子助教分教上都尋退居淮東起爲翰林編修與于宋遼金三史累遷至侍講學士以侍講兼祭酒勤于誘掖後進絕去崖岸不徒以師道自尊學者樂從之有以經義請問者必歷舉衆說爲之折衷厭其所得而後已俄以翰林學士承旨致仕孛羅帖木兒之入京也以先生草詔削奪擴廓帖木兒官爵且討之先生不從左右或以爲懼答曰吾臂可斷筆不可操也乃命他學士爲之孛羅既誅詔以先生爲河南平章

仍以承旨致仕俸終身先生嘗學詩于仇遠其近體長短句尤工及卒國亦遽亡無子其集不傳但存詩三卷嘗集兵興以來殉節死事之人爲書曰忠義錄補

雲濠謹案先生著有蛻菴集四卷收入四庫集部又案金明昌承安間亦有張翥字仲揚劉祁歸潛志稱其詩多浮豔諸書援引爲一人非也

涂先生幾 附鄒矩

涂幾字守約宜黃人也工于詞賦得騷些之遺音學于李仲公之門爲言乾坤易簡之旨有省歎曰先生之道吾不得而知也渾渾乎千古之在吾前也浩浩乎萬古之存吾後也而先生以一心貫之吳文正公所謂陸子之學如青天白日皦然不可昧者至先生而益光乎洪武初嘗擬進時事策十九篇以疾不果

所著有東遊集涂子類稾其里人曰鄒矩字元方與先生齊名亦由先生以傳李氏之學明初官南城訓導有集

張先生率

張率字孟循安仁人也師事李仲公嘗語之曰朋友講習且宜痛改舊習爲第一義求欲速成非善學者也朋儕苟未正當而遽有見解卽所謂假寇兵而齎盜糧者也

稅使王先生珽

王珽字景達本蜀之涪城人後居安仁端愿靜默寡言笑喜怒不外見官道州永明稅大使其疾也仲公累視之卒之夜仲公勉以毋芥蔕先生欣然頷之而逝

徐先生震

徐震字伯朝上饒人也仲公稱其凝重而不浮詳默而有幹亦嘗見知于道園云

上官先生岊

上官岊字伯升上饒人也仲公嘗教以先靜其心心靜則視聽言動皆得其正靜心在于寡欲

李先生絅

李絅字伯尚臨川人也仲公嘗教以先本後末先內後外不容有豪髮求知之心

劉先生禮

劉禮字孟中臨川人也學于仲公以上並補

承旨危雲林先生素詳上蕃遠門人

清溪家學 慈湖五傳

同知桂先生宗儒

文學桂先生宗蕃 合傳

桂宗儒字文藪慈溪人長史從子也嘗預修永樂大典書成授蘄州同知弟宗蕃亦膺文學偕修大典將成授官以病告歸 參慈溪縣志

梓材謹案謝山石坡書院記文修之伉直文修疑即文藪傳寫之異

樂齋家學

縣令向先生樸

向樸字遵博慈溪人樂齋之子宗慈湖之學行務實踐力學養親不求聞達洪武二十五年命督府都事張允直訪求江南人

材以先生應詔授獻縣令時值兵燹之餘爲之闢荆榛畚瓦礫教百姓農桑與同甘苦流移復業靖難兵起獻當兵衝無城郭先生集民兵激以勇義思爲保障竟歿于難獻民哀之參大啟慈谿志

仲子門人

處士李先生孝謙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宋元學案卷九十三終

鄭玉 夏大之門人 陽洪復翁門人
融堂三傳
慈湖四傳
象山五傳
晦翁續傳

弟 璉

族孫 忠

鄭潛 子 桓
　　 鮑頫 見上師山門人

鮑元康

鮑深 子 頫
　　 子 荼 並見師山門人

鮑浚

鮑淮

鮑頫

鮑同仁

鮑觀
鮑佶
鮑栐
汪自明
王友直
洪斌
洪杰
洪宅
吳虎臣
子深
子浚

子淮並見師山門人

鮑棐——子覯
　　　子偫並見師山門人

危素別見靜明寶峯學案
並師山講友

唐仲實
附師錢水村
師山學侶

王廷珍

胡默——鮑頎
　　　洪斌並見師山門人

程文——王友直見上師山門人

並師山同調

宋元學案卷九十四

鄞縣全祖望補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師山學案

祖望謹案繼草廬而和會朱陸之學者鄭師山也草廬多右陸而師山則右朱斯其所以不同述師山學案梓材案是卷謝山所特立其稾具存

夏㫖門人

融堂三傳

隱君鄭師山先生玉

鄭玉字子美徽州歙縣人幼敏悟嗜學既長覃思六經九邃于

春秋絶意仕進而勤于教學者門人受業者衆所居至不能容學者相與即其地搆師山書院以處焉先生爲文章不事雕刻鍛煉流傳京師揭傒斯歐陽元咸加稱賞至正十四年朝廷除先生翰林待制奉議大夫遣使者賜以御酒名幣浮海徵之先生辭疾不起而爲表以進曰名器者祖宗之所以遺陛下使與天下賢者共之者陛下不得私與人待制之職臣非其才不敢受酒與幣天下所以奉陛下陛下得以私與人酒與幣臣不敢辭也先生既不仕則家居日以著書爲事所著有周易纂註十七年明兵入徽州守將將要致之先生曰吾豈事二姓者邪因被拘囚久之親戚朋友攜具餉之則從容爲之盡歡且告以必死狀其妻聞之使語之曰君苟死吾其相從地下矣先生使謂

之日若果從吾死吾其無憾矣明日具衣冠北面再拜自縊而卒雲壕案先生著春秋經傳闕疑四十五卷師山集八卷遺文五卷附錄一卷

梓材謹案慈湖學案洪隱君傳謂先生學于淳安嘗曰朝陽先生吾師之復翁大之二先生吾所貴而事之朝陽爲吳先生暾大之爲夏先生溥復翁即隱君震老也

師山文集

曩歲憒然日用心于句讀文辭之間而無有得其後優游厭飫爲日既久若有所獲以前所聞者讎之往往不合乃知道理在天地間非眞積力久心融意會不可恍惚想像遽爲去取

自孟子沒詩書出秦火中殘壞斷缺無一完備重以漢儒章句之習破碎支離唐人文章之弊浮夸委靡雖有董仲舒韓愈之徒或知理之當然而終莫知道之所以然故二氏之學得以乘

際出入其閒以似是而實非之言飾空虛無爲之說誘吾民上焉者落明心見性之場下焉者落禍福報應之末而吾儒無復古人爲己之學徒以口舌辯給卒不能勝使天下如飲而醉病而狂者千四百年貞元會合之氣散而復聚于是汝南周夫子出焉河南兩程夫子接跡而起相與昌明之而益大至吾新安朱子盡取羣賢之書析其異同歸之至當集其大成使吾道如青天白日康衢砥道千門萬戶無不可見而天地之祕聖賢之妙發揮無餘藴矣然自是以來三尺之童卽談忠恕目未識丁亦聞性與天道一變而爲口耳之弊蓋古人之學是以所到之淺深爲所見之高下所言皆實事今人之學是遊心千里之外而此身原不離家所見雖遠而皆空言此豈朱子敎世之意其

得罪于聖門而負朱子也深矣

吾黨今日但當潛心聖賢之書進退俯仰一隨其節久而吾心與之爲一自有得焉不可先立一說積于胸中主爲己見而使私意得以積起庶幾防邪存誠雖有小失隨時救正不致大繆如此死而後已以冀于道可入

近時學者未知本領所在先立異同宗朱則毀陸黨陸則非朱此等皆是學術風俗之壞殊非好氣象也陸子靜高明不及明道縝密不及晦庵然其簡易光明之說亦未始爲無見之言也故其徒傳之久遠施于政事卓然可觀而無頹墮不振之習但其教盡是畧下工夫而無先後之序而其所見又不免有知者過之之失故以之自修雖有餘而學之者有弊學者自當學朱

子之學然亦不必諱象山也

以敬為主以謹獨為要則工夫無閒斷而自強不息雖聖人之純亦不已皆由此進　以上與汪真卿

天地一易也古今一易也吾身亦一易也以吾身而論之心者易之太極也血氣者易之陰陽也四體者易之四象也進退出處之正與不正吉凶存亡之所由應者易之用也近取諸身易無不盡雖無書可也　周易大傳附註序

春秋損益四代之制為百王不刊之典所以著聖人之大用體天地之道而無遺具帝王之法而有徵其功足以遏人欲于橫流存天理于既滅明之者帝王之治可復六經無春秋殆皆空言而已　春秋經傳闕疑序

道外無文外聖賢之道而爲文非吾所謂文文外無道外六經之文而求道非吾所爲道餘力稿自序

士君子在天地閒惟出處爲一大事故觀其出處之節而人之賢否可知然出處之際禍患之來常有不可避者聽其在天而已送徐推官序

陸子之質高明故好簡易朱子之質篤實故好邃密各因其質之所近故所入之途不同及其至也仁義道德豈有不同者同尊周孔同排佛老大本達道豈有不同者後之學者不求其所以同惟求其所以異江東之指江西則曰此怪說之行也江西之指江東則曰此支離之說也此豈善學者哉朱子之說教人爲學之常也陸子之說才高獨得之妙也二家之說又各不能

無弊陸氏之學其流弊也如釋子之談空說妙工于鹵莽滅裂而不能盡夫致知之功朱子之學其流弊也如俗儒之尋行數墨至于頹惰委靡而無以收其力行之效然豈二先生垂教之罪哉蓋學者之流弊耳送葛子熙序

程子曰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秦漢以來非無學者而曰孟軻死千載無眞儒何也不知用力于此而溺于訓詁詞章之習故雖專門名家而不足以爲學皓首窮經而不足以知道僞者之罪人耳近世學者忠恕之旨不待呼而後唯性與天道豈必老而始聞然出口入耳其弊益滋則又秦漢以來諸儒之罪人王居徵字序

爲學之道用心于支流餘裔而不知大本大原之所在吾見其

能造道者鮮矣太極圖說西銘其斯道之本原與太極之說是即理以明氣西銘之作是即氣以明理太極之生陰陽陰陽之生五行豈有理外之氣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豈有氣外之理天地之大人物之繁孰能出于理氣之外哉二書之言雖約而天地萬物無不備矣 跋太極圖西銘

方今之吏强者不過生事以立聲名弱者不免廢事以市恩惠也先脫囚䦨

梓材謹案此下有一條爲王處士立傳于後

附錄

先生嘗謂學者曰斯道之懿不在言語文字之間而具于性分之內不在高虛廣遠之際而行乎日用常行之中以此窮理以

此淑身以此治民以此覺後庶乎無媿于古之人矣行狀

師山講友

州同鮑先生同仁

鮑同仁字國良歙縣人歷官會昌州同知所至皆有治績先生性慧巧旁通鍼砭之術參姓譜

雲濠謹案江南通志載先生著有通元指要賦注二卷經驗鍼法一卷

鮑先生葉

鮑葉字君茂見師山所作亦政堂記參師山文集

承旨危雲林先生素別見靜明寶峯學案

師山學侶

徵君唐白雲先生仲實附師錢水村

唐仲實名桂芳歙之槐塘人教授元第五子也生有夙慧年十五受詩錢水村盡得其學時危太樸鄭師山皆負人倫鑒咸折節與交薦除崇文學諭南雄學正皆不就戊戌明太祖幸歙延訪耆碩守臣鄧愈以其名聞召見首問平天下要道對以不嗜殺人語太祖大喜因力陳築城之苦立爲罷役賜尊酒粟帛撫慰而去事載御製五倫書所著有武夷小稾白雲集畧行于世學者稱爲白雲先生 參歙縣志

梓材謹案歙縣志古蹟三峯精舍在槐塘唐白雲所築常與危大樸鄭師山講論此堂前對三峯聳秀故名

師山同調

處士王先生廷珍

王廷珍字子眞祁門處士師山誌其墓云子眞讀書見大意謂

聖賢作經意在言表豈拘拘注脚者所可得其本旨要當眞體實認見之日用常行間

胡石耶先生默

胡默字孟成婺源人號石耶生師山序其文集云孟成文奇崛而有氣詩深遠而無瑕善于學古者也但奇崛者宜變而平易深遠者當使之明白是又在孟成種積之久時至而骨自換也予嘗以是語孟成他日其徒洪生斌手鈔孟成所爲詩文若干篇因以語孟成者語之是亦朋友忠告之道也參師山遺文

禮部程野南先生文

程文字以文婺源人自幼事父母以孝聞家貧勤苦自勵比壯東書遊學四問寒暑研窮六經博考諸子百氏學業日進遂挾

策入京師平章巙公翰林虞公歐公揭公皆推許然安分恬退不務進取受知虞揭尤深預修經世大典書成例授各路儒學教授借注黄竹嶺巡檢任滿調懷孟教授丁內艱廬于墓側辛巳科舉復興浙省以掌卷官召比還丁外艱復廬墓側終喪未嘗御酒肉再爲臨淸漕運萬戶教授考滿御史臺翰林院交舉任編修官云家學得程朱之旨文章有史漢之風再授助教拜監察御史彈劾不避權貴與待制余公闕爲忘年友丞相賀公欲不次用之以年老乞身授禮部員外郎奉命齎賜江浙省丞相達公時浙東所屬郡邑半歸方氏浙省屬張氏徽饒衢信江西咸非元土遂寓居紹興錢淸僧舍一日張氏遣使致禮堅卧不顧旣而兵四集乃之杭主貢憲使師泰所遂卧疾張氏之爲

平章者就謁擁衾面內臥不回覩復遷寓西山僧舍疾遂篤謂師泰曰吾以死累子卒年七十一有敝帚小稾師意集影南生集刊之西湖書院云參新安文獻志

師山家學融堂四傳

縣尹鄭先生璉

鄭璉字希貢師山弟也慷慨有志略自遭喪亂追隨師山于患難不避艱險鮑仲安之起義兵先生與焉鄧愈購師山先生自先赴難既不能脫師山挺身出謂先生曰汝當屈身以保家先生泣應之然且終其身不仕

梓材謹案先生在元仕至歙縣尹潘從善誌其墓云至正十三年以復婺源州功受太白渡巡司十六年克復黟祁二縣元帥李誠以其功呈樞密院陞充行軍都鎮撫是年子轉浙任邑之撫字官元帥八爾思公薦公爲歙縣尹

訓導鄭溪西先生忠

鄭忠字以孝師山之族孫也少隨師山戊戌之難師山以遺戒與之曰我之死也所以爲天下立節義爲萬世立綱常其在汝輩所宜自勉爲臣盡忠爲子盡孝以不辱爲親爲族足矣何必區區悲慕耶先生後以薦爲歙學訓導自號溪西漁

州同鄭樗庵先生潛

鄭潛字彥昭歙縣人也于師山不同譜而以叔父事之師山嘗稱其敏悟堅篤吾鄉子弟之千里駒也又曰吾嘗有後生無可語之歎得潛而釋然官至監察御史泉州總管入明同知□州所著有白沙稾樗庵集子桓官至河南參政亦有時名

師山門人

鮑先生元康

鮑元康字仲安歙縣人也少喜讀書自經籍外諸史諸子以及山經地志岐黄醫書孫吳兵法道藏佛典無所不究而尤以修飭行義爲先已而學于師山則曰前所學者皆誤也吾今知之矣乃日從事于六經四書而尤盡心于易日讀一卦周而復始有得即筆記之且曰程朱之說謹嚴簡畧蓋引而不發學者宜盡心玩味使與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相出入字字有所歸宿方爲有得嘗語人曰自吾見鄭先生于體認道理識所謂活潑潑地者于應事得經權之道焉先是其父晉卿善治生仲安代之承家曰先人將積有餘以及人元康敢不善述之乃以其歲所入爲十分其三以爲家用其三以供貢賦及官府公用其

二貯之以防水旱其一以賑族黨婣鄰各有差等其一以待親友之有患難者立社倉而不取其息休寧有務官以負課粥二女爲倡百計贖之朱子祭田百畝爲族人所盜賣以中統鈔一萬五千餘貫復之其他不能枚舉也紅巾兵至饒州集鄉勇以捍州里已而官軍棄城走乃籍鄉里之貧者計口給粟使盡挈老幼入山避之時師山正當厄先生謀于諸生曰家厥可以再營師死不可再得傾家救之得出是年官軍來復新安先生與其從子深師山之弟璉皆起義兵應之出入山谷積勞成疾轟語諄諄猶曰殺賊竟卒甫三日紅巾復至先生之家遂厥初師山門下弟子日盛先生爲築書院以處之師山曰繼我主講席者子也及先生卒師山哭之慟

梓材謹案謝山于是卷劄記云尚有鮑安然查師山文集及諸書無及鮑安者蓋即鮑仲安也

山長鮑先生深

鮑先生淩合傳

鮑先生淮合傳

修撰鮑先生頫合傳

鮑深字伯原仲安之從子也其父同仁與師山爲學侶官至同知會昌州先生與弟淩淮並學于師山行業與仲安等師山之被執也仲安爲行賕先生冒死入城自任其事遂得免師山被召先生攝行師山書院山長以教諸生師山至四明而返道出淳安將留焉先生迎之而還元兵復新安先生與仲安以義兵應之時人稱爲鄭門二鮑仲安死于行間先生爲主其喪出其

柩于兵革之中而葬之明師下徽州鄧愈復購師山先生先令道去而使己子頫代入獄楊掠百輩度不可免師山乃挺身出先生朝夕在獄視其飲食師山自若先生辟踊號哭如喪父母痛無以救其師也頫字尚褧少隨其父講學師山兼遊石耶先生胡默之門洪武初以薦起歷官翰林修撰同知耀州非罪而死時先生尚在堂論者以爲天道之難諶也

梓材謹案萬姓統譜載尚褧云從學鄉先生張子經胡孟成鄭彥昭諸先生蓋是其從遊者不獨師山石耶也

附錄

新安再陷元軍復至伯原被執其帥欲殺之伯原從容言曰山林遺民捍禦鄉井將軍奈何不撫殺之而反殲之乎帥乃釋之

鮑先生觀

鮑先生僖 合傳

鮑覲字以仁仲安之從子也其父棻亦師山老友先生與其弟僖並學于師山孝友稱于鄉里嘗築堂以奉親師山名之曰亦政師山將死先生流涕而言曰覲願得一言以自警則尊所聞行所知猶侍左右也不然死且不瞑先生幸哀之師山援筆書曰子之以亦政名子堂也其謂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刑于家化于鄉是亦爲政而已矣奚必食君之祿治民之事而後爲政子兄弟其勉之師山之死先生周旋最力

鮑先生琛

鮑琛亦伯原子也師山被囚日侍側一日請曰先生素愛靈山之秀近得西山釣石極佳當俟先生事定後築草堂以講學師

山歎曰吾且死矣子好爲之嘗考乾淳之際東陽郭氏吳氏何氏皆以富家子興起于學徧遊東萊同甫說齋止齋水心諸公之門父子兄弟交馳講舍可謂一時之盛師山之講學亦貧鮑氏之力顧東陽諸子尙在承平之時而鮑氏嘗喪亂其崎嶇百死以衞其師蓋有古人之風後世之泊然于師友之際者足以感媿也夫

汪先生自明

汪自明字俊德歙縣人也師山之死以孤逢辰託之

王先生友直

王友直字季溫婺源人也初師影南已而影南令助教于師山出則講授諸生入見則執弟子禮相隨六年師山愛之如骨肉

師山蒙難自始囚至就死未嘗一日舍去時黟南避地越中師山以所著春秋闕疑屬之使歸請序于黟南而傳之顧新安文獻志不載其人

洪先生斌

洪先生杰合傳

洪先生宅合傳

洪斌字節夫歙縣人也師其弟曰杰字仲德曰宅字季安並學于師山師山嘗登天目宿獅子寺盤桓玉立亭上瞻雲海之奇見城南覆船山邃深險易爲一郡最勝處自是每夏攜書避暑山中先生因爲搆招隱草堂于眠雲石下師山偕黟南諸公賦詩焉先生亦嘗師石邱先生胡默

吳先生虎臣

吳虎臣字道威歙縣人也師山先生之妹夫因從學焉家于縣南其地曰富登有一石嶷然出江上勢若飛入江中師山每過之輒坐釣其上徘徊不能去人因稱爲鄭公釣臺淮閫余闕聞之以篆書鄭公釣臺寄之鮑以仁輩乃建草堂以爲講學之地

國良家學

山長鮑先生深

鮑先生沒

鮑先生淮 並見師山門人

君茂家學

鮑先生觀

鮑先生偕 並見師山門人

石邱門人

修撰鮑先生頫

洪先生斌 並見師山門人

野南門人

王先生友直 見上師山門人

樗庵家學 融堂五傳

參政鄭先生桓

鄭桓字居貞歙縣人同知濳子先生從父官閩中從貢泰甫遊明初以處儒與唐仲實等召對官終河南布政司左參政後坐方正學黨死 參姓譜

槐庵門人

修撰鮑先生頻見上師山門人

伯原家學

修撰鮑先生頻

鮑先生蒜並見師山門人

宋元學案卷九十四終